

赵武明

 万籁飘零，冬日萧瑟。这般光景，最适合在山间向南一隅的禅房煮茶品茗，或是阅读静默时光。读书累了，抬眼望荒凉风物，心中默然期许一个白雪覆盖苍茫的冬季珊珊走来，蕴生机而春发。

 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杯茶，一段温暖的阳光，就这样任由时光流淌。

 生命,说到底,其实就是一场找寻;人生,就是一个找寻自己的过程。真正供养生命的东西,是思想,是精神,是灵魂,是内心的繁花似锦。

 时间,就像一本书,那被虫于无意啮噬过的“爱”字寸草不生,甚至充满凄凉。垂下眼睑的人,心中的隐秘难以言表。河水东流,不舍昼夜;旭日东升,无论秋冬。大自然的轮回,持久且丰富,正是这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星辰交替,谁曾见河水瞬吋入海,日月同辉。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事。人生不是如此吗? 奋斗路上,跳跃不过是一时取胜之技巧,偷机钻营终究坠入深渊。累积,才是王者规则。

 无论是痛苦,还是快乐,怀着感恩的心,努力过好今天,憧憬美好的明天,脚踏实地,只要活着就有光亮。轻不轻,水深则流缓;味不味,无愧心得安,浅墨入画,岁月入禅。

 每个人来到世上,都渴望荣华富贵,安逸享受,随心所欲。可在纷扰的世间,没有谁的一生是平坦的。一个不被自己欣赏的人,多半得不到其他人的爱。人生苦累,大多自己酿下。要么忍苦吃下,隐忍着难以下咽的苦涩,要么奋力抗争,从苦海中挣脱出来。除此之外,别无他法。

 人生就是一场经历,走了春夏秋冬,才知四季味道。自己选择的路,眼光要放得长远,一时之利不贪也罢。身体是灵魂的装饰品,身体唯有灵魂的自由度,才能拓宽人生的道路。因此,你不必过于疲于奔命。至于得失,随缘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有些人生被就一副皮囊,灵魂走失,漫无目标,整天抱头空想或者做着无边无际的梦,从不走出坚实的一步,这样的人如同行尸走肉。

 红尘若梦,静静地守候着流年,让温润的年华在纸上晕开一抹淡淡的墨香。得失和拥有不过一念之间,前程和过往也不必细细去追究。一朝一夕,尘缘已定,物是人非;一嘆一念,戏已落幕,曲终人散。当我们不再诗意,无论来多少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都不过是场景的切换,而不是见识与成长,更不是不可名状的收获。有人认为,“诗意”并不重要,人最终要面对的是现实。可是,这些人不会明白没有诗意,永远没有创意,更不会创造出事业上的非凡成就。

 当你孤独地行走在人生的路上,不要因为寂寥而左顾右盼,或是止步向前。纵然踽踽独行,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风景。人生没有绝对的成功,不过是别人评价你的一种方式。

 水的清澈,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,而是在于懂得沉淀;心的通透,不是因为沒有杂念,而是在于明白取舍。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,因为纠缠久了,会痛、会累、会心碎。实际上到最后,不是跟事过不去,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
 若有诗书藏于心,岁月何曾败于人? 人生若梦,人生如戏,每个人能做的不过是在戏中尽情地演绎自己。有时哀怨,有时欢喜;有时主角,有时配角,为别人做了嫁衣。不过更多时候,却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与其华丽撞墙,不如优雅转身。

 人生,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,但不管如何选择,我们最终只能走一条路。“你的昨天已死”,这是一个人皆知的道理,也是人人都不明晓的道理。对于一个明白时间每天都在死去的人来说,他的每一天都会变得弥足珍贵,每一分每一秒都渴望更有意义。

 阳光轻洒,岁月流水,淡淡地来,又淡淡地去了,你若不惊,岁月亦无悲无喜。淡然于行,平淡而不平庸,智慧的是不掬不抢,宠辱不惊。人生如溪流,张弛应有度。坚韧不拔,人随其变。春华之后,瓜熟蒂落;顺势而为,水到渠成,纵然失之,何愧之有。人生渡口,往来不绝之行人,有些来得早,有些来得晚,无论早晚,皆是不停息地朝着彼岸缓缓而去。

 萧瑟冬日,静观飞云过天;绿水泛波,淡然走过春夏秋冬。

 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吟诵着这首诗,暮秋已去,冬将来临。时光微凉,一场远去的往事将被黄叶覆盖。

 转身你还在,真好!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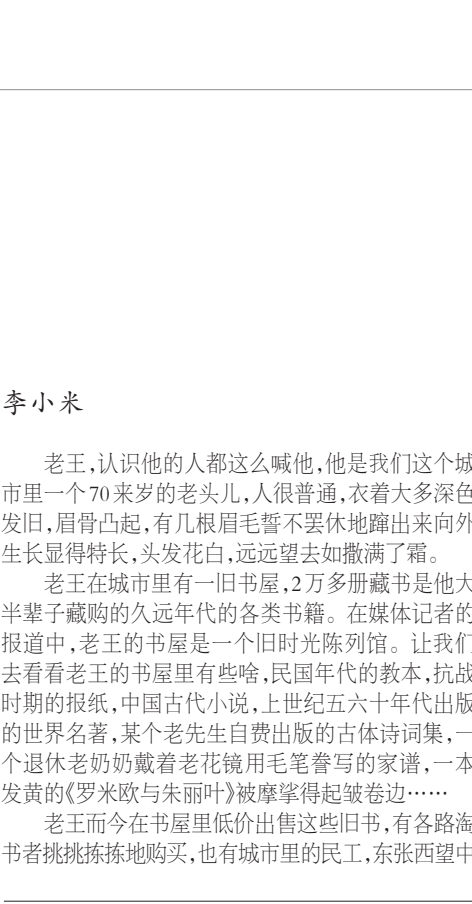
 或许你会掰着指数日子太过无聊,但只有闲散的人才会数日子,忙碌的人只会感叹日子太短时间太快。当你觉得无聊时,便知道该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

 你的注意力在哪,人生就在哪。莫让虚度毁终生,也莫让终生一场空。得意时,光阴倏然而过;失意时,则虚度如年。人活着,应该在快乐中体会生命的美好,最终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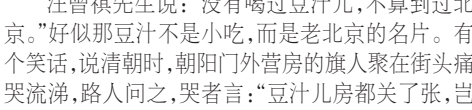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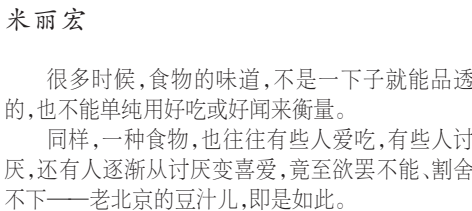
 好的皮囊总是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。珍惜了,活过了,也就够了,毕竟,我们每个人都都在遗忘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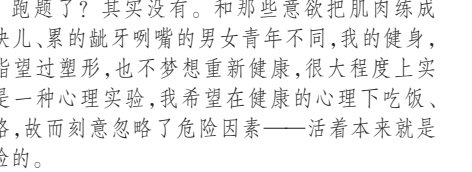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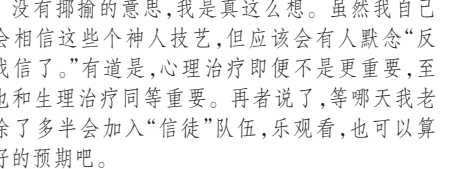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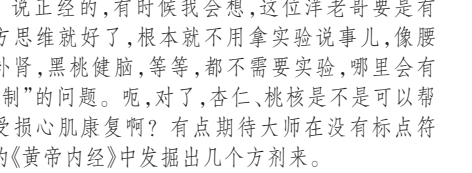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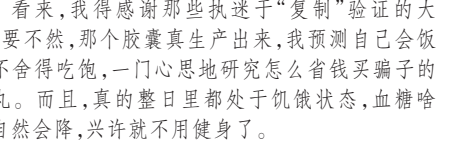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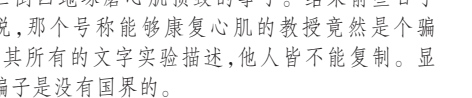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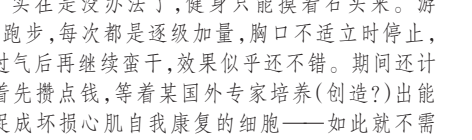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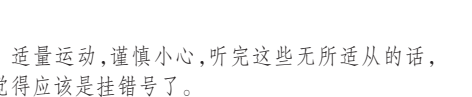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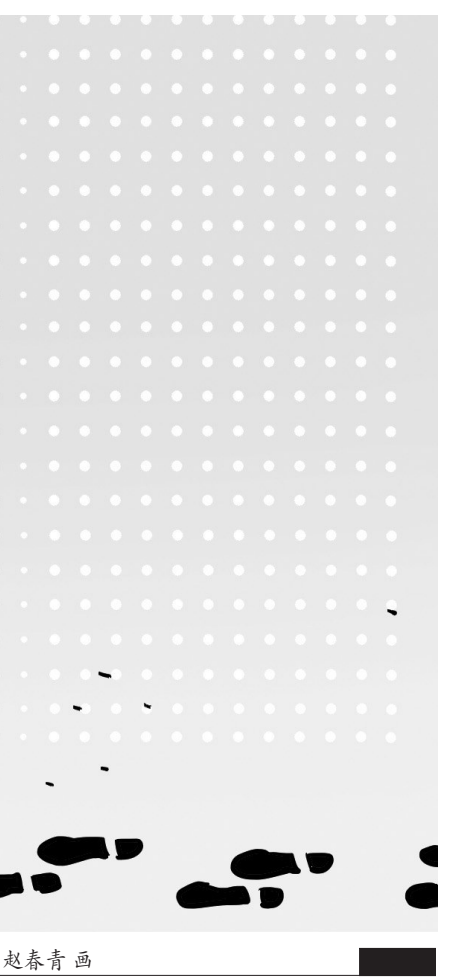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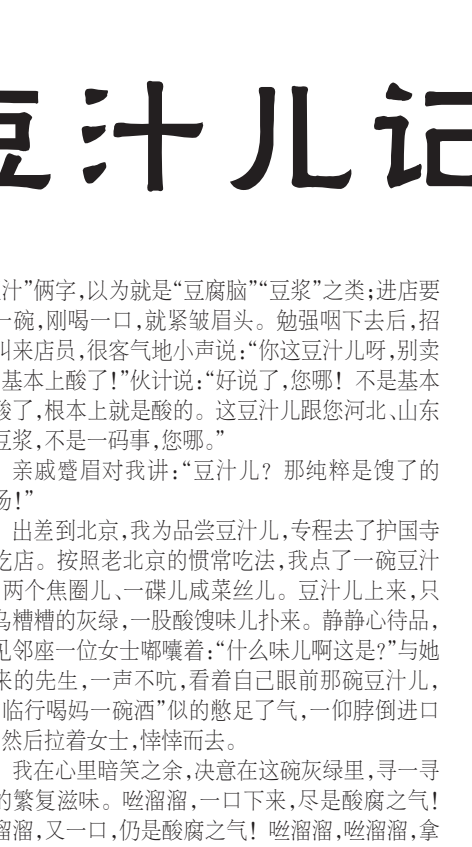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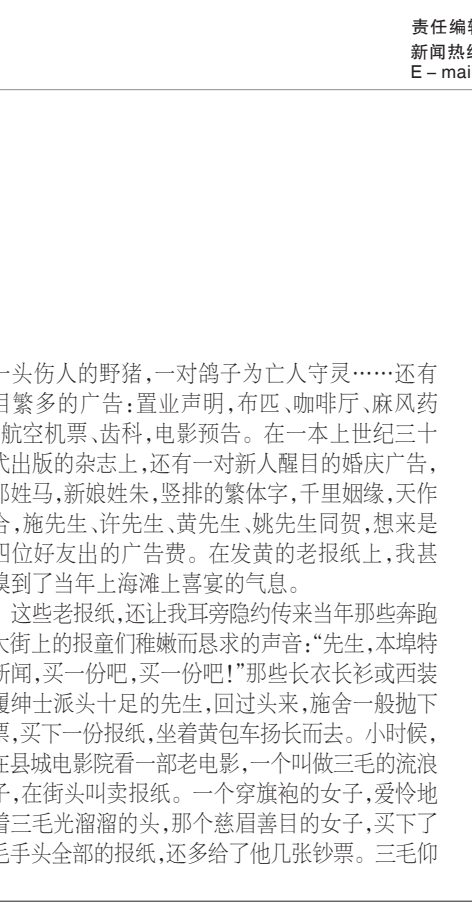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图片



资料图片



即使世上充满谎话,但是你走过的路不会骗你。



故 纸

来到老王屋子里，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。每当淘书者离去，老王就要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尽头，老王感叹说，他在这里等着有缘人的光顾，为的是让书的寿命，在他们那里能够更长寿一些。

老王的书屋，这样一个在故纸堆里顽强生长寂寞蔓延的角落，是城市里的一块寂静绿洲。偶尔凝望一眼，会有一层薄薄青苔浅浅覆盖灵魂的温润。

前不久，我去一家档案馆，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。掀开报纸，粉尘呛鼻，故纸味扑面而来。纸张已泛黄，变得薄脆，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。那报纸的刊名，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。望着那敦厚字体，孙先生的音容笑貌，栩栩如生浮现眼前。

在那些民国时代上海出版的报刊上，我看到了宏大叙事，比如救国的硝烟，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。也有市井老墙下，鸡飞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，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：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，鸡瘟来袭，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

不要了性命？”

究竟是什么迷人味道，让旗人爱“汁儿”如命呢？我不是北京人，不知其中奥妙。最初听到豆汁儿这个词，是在一出名为《豆汁记》（又名《金玉奴》）的京剧里：穷书生饿倒在叫花子门外，被叫花子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儿救活一命。这样看起来，叫花子都喝得起的豆汁儿，肯定贵不了，应该是寻常人家的吃食。到网上一查，果然。《燕都小食品杂咏》中说：“糟粕居然可作粥，老浆风味味稀稠。无分男女齐来坐，适口酸盐各一瓯。”原来，这豆汁儿就是用制粉丝、粉皮儿剩下的老浆，经一夜发酵制成的。

老北京的豆汁儿，夏天喝了消暑解渴，冬季喝了清热温阳，四季常喝，则开胃健脾，祛毒除燥。豆汁儿什么味儿呢？不爱喝的人说它像泔水，酸臭；爱喝的人呢，赞叹说，那是酸香，甜中带酸，酸中有涩，舒爽无比！北京人爱喝豆汁儿，穷人喝，阔人家也爱喝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，每天下午都派人到外面买回一锅豆汁儿。全家大小，一人一碗。

暑期，我有个亲戚到北京游玩儿，看见招牌上

 着头望天，呆呆地不说话，不知道是感动来得太突然，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在流浪求一口饭吃的途中，有那么多的人世炎凉，让这个幼童独自扛着。

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，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。郑先生在城里先后搬了几次家，每一次，屋里收藏的书报，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运的宝贝。我去他宅上拜访，满满一屋旧书老报，感觉一股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。

 在一张安卧于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，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，一个穿西装的男子，目光深沉，正在海船上看一张报纸。那就是郑先生的爷爷，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了，因为他看到发行到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，有救国的呼声响入云霄。

 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外一处废弃的院子，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家著名报纸的报馆，一些当年如雷贯耳的人，就在那里进进出出。那时，报社还被称为报馆。可惜，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，啥也没有了，留下的，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：灯火摇曳，报人们彻夜不眠，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来。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，晨曦擦亮了天幕，他们疲惫的面容，也被瞬间照亮。当年报纸，成为一份留存历史的草稿，在那些故纸里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，均匀地响起在怀旧者的耳畔。

 故纸，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退下，却在看不见的封底，成为永远的怀念。

豆汁儿记

舌尖儿细细去品，在口腔里倒腾来、倒腾去地咂摸。嗯，微微的酸，略略的馊，淡淡的涩，一层一层，如静水泛着涟漪。

 这碗豆汁儿喝到最后，我自动滤去了臭、腐、涩、品到的只剩下了清、甘、爽。哦，那一刹那，好似在深山中，见山泉喷涌，拂去草叶，双手掬起泉水，喝到了一捧甜爽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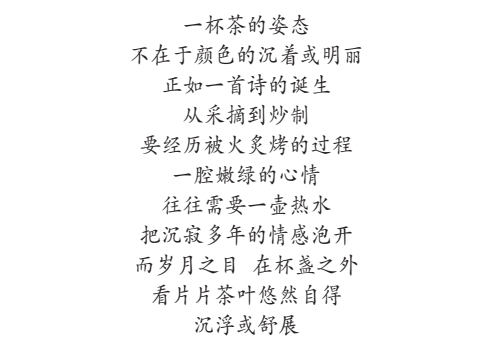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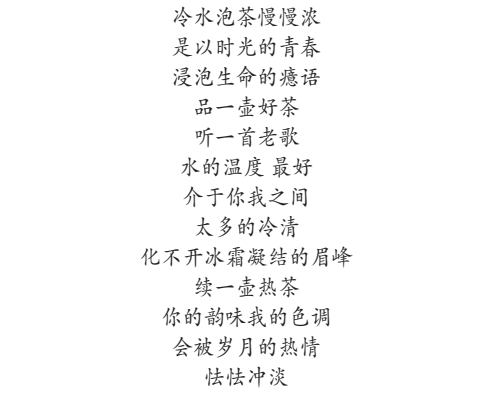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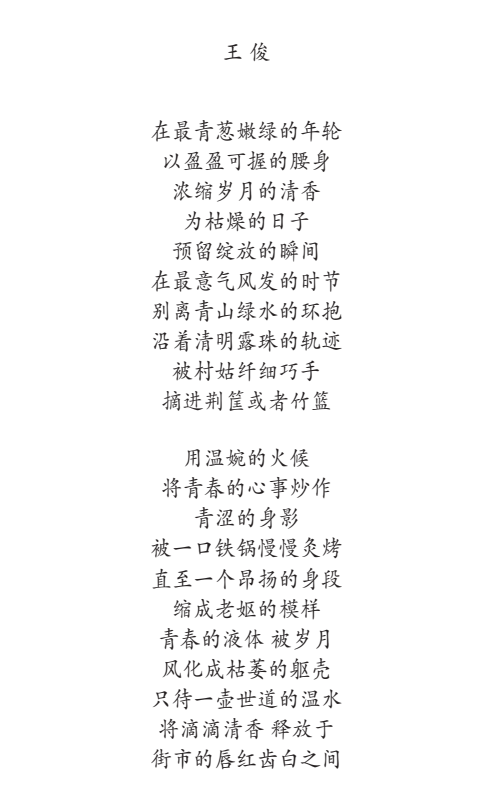
 我越来越觉得，喝豆汁儿的这个过程蛮有趣。细想来，那种过尽千帆、柳暗花明的迂回之味，和圆熟练达的老北京人情世故，底子上竟那么相似。

 那种味觉上的迂回与穿越，是如此特殊：单纯的味道，是清浅小溪，沙石游鱼可见，流淌方向明晰；而豆汁儿这类，则是波澜叠起，于不经意处翻出新奇。只要迈出尝试的一步，坚持，再坚持，你便会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受。

 第一次喝豆汁儿，我只领略到这一点妙处，远远没达到“瘾”的程度。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去品尝，看看能不能快速穿越酸腐、枯涩，直达酸甜爽口。

 我想，那种境界，可能算得上一剑刺喉，直指人心了。

穿过一杯茶的记忆



五味杂陈